

空心萝卜外排场

□徐宇

“你莫小看了黑二娃，一天腾云驾雾(川北俗语：抽烟的意思)，还喜好那口马尿(嗜酒的意思)，他哪来的那么多钱?”甲问乙。“空心萝卜外排场。莫看他在人面子上混得有模有样，他挣一个花一个，从不积钱。其实你还不晓得他家的底细，穷得一棍子打去啥都不挡。”乙对甲说。这里的“空心萝卜外排场”，指的是贪图享受，不勤俭持家的人。

张三家境本来就一般般。在儿子结婚时，他宁愿求爹爹告奶奶四处借钱，自己负债累累，也要将儿子的婚事操持得在街坊中数一数二。于是，就有人私下议论说张三是拉海账，“空心萝卜外排场”，这里的意思是指生活中充当硬汉的人。

在川北大巴山里，凡不切合实际，不遵循“穿衣吃饭量家当”的做事常规，都称其为——“空心萝卜外排场”。

上年雪地里的萝卜，肉质十分鲜嫩。到了次年春天，气候回暖就会使萝卜迅速冲苔(向上长杆)和开花结籽。此时，打开里面一看，光鲜的皮下布满了纵横交错的“丝网”，心也空了，哪还能吃呢?

睿智的川北大巴山人，用“空心萝卜外排场”这句话，形象地比喻一个人，在生活中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，而实际上是“打肿脸充胖子”“死爱面子活受罪”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:730156805@qq.com

说“箴”(duàn)

□夏孟珏

箴(duàn)这个字在字典上的解释是“插在水里捕鱼、蟹用的竹栅栏”。这当然是名词。而我们川渝方言却把“箴”作为一个动词，是“拦住、阻止”的意思。

先说“箴水”。过去修房造屋，木结构的房架搭好，或砖墙、石墙砌好之后，就要建房顶。在房架的顶上，或是已经建成的墙头上，横着架上檩子，再竖着钉上椽子(我们方言叫“橛子”)之后，就剩下最终一道工序——在房顶盖瓦。因为房屋盖上瓦，屋内就不会淋雨了，所以我们方言就把房屋盖瓦叫作“箴水”。一旦“箴

水”，主体工程即宣告结束，主人家也就端出好酒好菜犒劳工匠。

栽秧时节，天上下雨，农民要挖土把田缺堵住，把水箴在田里。有史以来最著名的“箴水”，莫过于2000多年前，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工程。他们组织民众在玉垒山开了口子，从岷江引一部分水向东流，用以灌溉；又在岷江中心筑一道分水堰，箴住水流去向，让江水分流，以调节水量多少。

“箴人”也是有的。例如，贼娃子偷东西若被人发觉了，急忙逃跑，在后面追的人就会边撵边喊：“抓贼呀!

箴到，箴到!”

打断别人的话，阻止其继续说下去，也说成“箴”：“他喋喋不休地说那些不该说的话，我箴了他几回，他都不理，还继续说。结果，祸从口出，这哈晓得说拐了嘛!”还有，使正在进行的某种活动、风气等中途停止，也说成“箴”。春节期间，几个在外打工挣了点钱的年轻人回到村里，约起一些人“打大牌”(即大赌)，后来警察抓赌，把为首的两个逮去拘留了三天。村民们都说：“这哈对了，赌博要是不遭警察箴住，有些人怕要输得衣服裤子都没得了。”

架车谣

□王绍诚

历史上，群体性的下力活，往往都会产生用来规范步调、振奋精神、表情达意的号子。如：船工号子、纤夫号子、杠班号子、打夯号子……而非群体性苦力活拉架架车行当，虽然没有号子，却也有生动传神的歌谣。

架架车，也叫板板车，拉车人拉车时，将系绳挎在一只肩膀上，两只手分持左右拉手，开步后，随着拉车人的前进，通过肩携手拉，引车缓缓前行。也就是说，架架车全靠人力拉动。《架车谣》，就是拉车人奋力拼搏淋漓尽致真实写照：

“七十二行，架车为王，腰杆儿拉直，脖颈拉长，上坡‘鸡啄米’，下坡(如同)上杀场，汗流浹背水汪汪，左边崖，右边坎，养家糊口拿命闯……”

上坡时，拉车人身子前扑五六度，咬紧牙关蹬一步，脑

袋就不由自主朝地磕一下，活像小鸡啄米；由于拼尽全力，体力消耗非常之大，腰杆也越拉越细，脖子越拉越长。下坡时，惯性冲击力很大，拉车人就得伸直腰板挺起胸，双手紧握拉手，双脚朝前竭力撑住地面，身子尽力往后倾斜重心后移，用后背顶住架车前横梁，最大限度地减缓向前冲的巨大推力；拉过一道长坡，浑身汗如雨下，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。

如遇陡长坡道，则有专司拉边杠(俗称“拉飞蛾儿”)的人，他把纤绳一头勾在车架上，一头挎在肩膀上，握住纤绳的这只手自然形成一个锐角三角形，随着身体前倾用力拉车前进，三角形手拐自然上下摆动形同飞蛾翅膀有节奏地煽动……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架架车早已被汽车运输所取代，而架车谣也渐渐消失。

冲壳子和听壳子

□张小军

壳子，事物的皮皮也。一个人说话，皮皮脱于内容，在四川话里就谓“冲壳子”。

冲壳子有很多种：杂七杂八完全没有主题，叫“冲浪壳子”；说大话使小钱、光许愿不负责，叫“冲白壳子”“冲撻壳子”……根据说话的内容或结果，你可以往冲壳子这个词中随意地加字。

一个会冲壳子的人，往往知识面宽，阅历丰富，善于洞察世事、借彼喻此、借古喻

今，让听壳子的人不知不觉眼界大开、恍然大悟。这样的人，生活不乏人气，办事不乏人脉，走到哪儿都能讨人喜、吃得开。像说散打评书的李伯清、脱口秀演员李雪琴，都可以归到这一类。

一个不会冲壳子的人，常常为了吸引眼球，罔顾实际、夸大是非，甚至移花接木、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，小则貽笑大方、陷入被动，大则惹祸上身、久久难安。这样的

“冲”，初时热闹、散时冷清。这样的人，看似人爱，实则人远。

会听壳子也是一门学问。听逸闻轶事，就当打发时间，莫要较真别人哪儿没有讲对讲全，这又不是开学术研讨会；遇到有人说单位、社区的那点事，少说少听早走为妙，谁也不能保证你的话不会传到利害关系人耳中，传过去的话还是原原本本，没有添油加醋、改头换面，保不准惹来是非。

白鹤脚脚那们白

□汤飞

孙子小玉米刷牙就像“逢场作戏”，不到三十秒就搞定，还得意洋洋地问：“我的牙齿白不白?”我妈笑着说：“白，啷个不白嘛——白鹤脚脚那们白。”

我好久没听过这句话喽，第一反应是白鹤脚脚的确白。好像哪里不对，我印象中白鹤的脚不是白色的哦。脑筋转了几个弯，才反应过来这是句反话。它充分证明我确实离开生我养我的乡土太远太久咯。

在我的老家绵阳市盐亭县文生村，白鹤指的不仅仅是仙气飘飘的白鹤本尊，因为大多数村民并没有亲眼见过它，凡

是会飞的、长着白色羽毛、外貌跟白鹤有几分相似的鸟都可以叫这个名字，说不定其中还包含了白鹭。

它是那些“臭美”人士的“专用词”，不管是真臭美还是假臭美。“你看我的脸白不白?”“白，比白鹤脚脚还白。”虽然听起来是赞同，但显然此话并不认同对方的自卖自夸。

古往今来，描写、赞美鹤之洁白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。不过，盯上它的脚脚并用上比喻修辞手法来丰富土话，正是乡亲们的拿手好戏。这也是方言的魅力和活力所在。

吃猪脚

□夏孟珏

晓玲一进门，浓烈的卤香味扑面而来，她忙问：“又卤了啥子好吃的?”大志从厨房伸个脑壳出来：“猪脚!”

晓玲一听，一哈来气了：“你硬是好吃!喊你忍到，忍不到了哇?”大志嚅嘴：“半年没吃卤猪脚，硬是想吃了。”晓玲更气了：“吃猪脚，要又脱。你为了一张嘴，竟然连娃娃儿的前途都不顾了?”

晓玲一家三个都爱吃卤猪脚。先是在烧腊摊子上买起吃，后来干脆买来袋装卤料自家卤，卤出来的猪脚鲜香软糯，巴适得很，三五天不吃就想，于是他们常买来猪脚卤起吃。

半年前，儿子即将进入高三最后一学期。晓玲一个

闺蜜来串门，见晓玲在卤猪脚，忙说：“你没听说吗?猪脚是个又叉，‘吃猪脚，要又脱’，明明即将到手的好事，吃了猪脚也要放黄。你儿子就要高考了，你还敢吃猪脚啊?”晓玲一听，嘿了一跳。本来儿子成绩还可以，若是吃了猪脚，把好运气又脱了，高考考砸，那就背时了。于是晓玲痛下决心，再也不吃猪脚。

这时，儿子从他的房间走出来：“妈，你莫怪老汉儿了，是我想吃，才叫他买来卤的。”

晓玲还是气大：“你也该忍到嘛!”儿子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哪有那么迷信?我分数有那么高，志愿也填得合适，

录第一志愿应该没问题!”

“那也不准吃!”晓玲强硬地说，“录取通知书没得到，吃了猪脚就有可能遭出脱!”

“这么香的猪脚，我就要马上吃!”儿子的态度也很坚决。

“娃娃，你就再忍一哈，以后再吃嘛!”

儿子正想反驳，手机响了，是快递员打来的。儿子说：“一定是录取通知书来了!”就要下楼去拿。晓玲叫道：“我也下去取快递。”一哈哈儿，两娘母回来了。大志忙问：“哪们的?”晓玲笑容灿烂：“第一志愿，如愿以偿!”接着，晓玲大声宣布：“这哈端上来，一起吃猪脚!”

么的

□陈世渝

“么的”是重庆巫山方言，是巫山人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使用频率颇高的词，逗像重庆人爱说“啷个”、“啥子”、“勒”一样。比如，你在干么的?今天吃么的?而找不到么的，则是说不懂人情世故。

巫山县城不大，走在街头，车过来掉过去，不是碰到同学、朋友，逗要遇到老表、舅子。巫山人热情、大方、好客，又爱主动招呼人。有一天我跟老伴回她老家巫山，多远逗听人嘿热情地和老伴打招呼：“胡大娃娃

子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是么的风把你吹回来了?”

老伴陡然听到有人叫她小名，感到好亲切呀，她一眼认出对方，笑嘻嘻说：“咦，勒不是李伯伯呀?你还是恁个样子，没变么的。”

有个老人抱怨女儿好久都没给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，嘿门恹气，说他女儿找不到么的，点都不懂事。他女儿气愤地说：“是他各人不像老汉，从来不心疼爱娃娃，是他先找不到么的，我才跟他学找不到么的!”